

牧民逐水草而居，拖着牛羊在市集求售。九七之後，本地藝術家也被迫逐水草而居，帶着創作工具追逐觀眾，但政府卻將他們遷出市集，趕到沙漠。

5月21日，前香港皇家遊艇會復修開幕，此處是古蹟，亦是前油街藝術村的一部分，由康文署的藝術推廣辦事處（Arts Promotion Office）接管，定名為「油街實現」，是為社區藝術中心。APO位於堅尼地道視藝中心，座落中環半山，舉辦展覽或講座，觀眾寥可數。康文署意會到發展社區藝術是大勢所趨，於是翻新改建視藝工作室，更接管油街古蹟小屋，美其名延續油街文化，推廣社區藝術，實情是谷太藝術推廣辦事處全年的參觀及受惠人數，免得審計署責難它們在半山養蚊。

昔日，琴室畫室舞蹈學校在旺角、中上環等鬧市隨處可見。九七後，租金飆升，舊區重建，藝術家愈搬愈遠。政府本來可將市內古蹟建築改為藝術村，挽留藝術家在鬧市。北角油街前物料倉、尖沙咀舊水警總部等地方，由於以前位處邊陲，空間廣闊，故此建築內籠寬敞方正而少雕飾，正是適宜創作現代藝術的工作坊。

無心插柳柳成蔭

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，本港樓價大跌，政府停止賣地，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，政府產業處將北角空置的政府物料供應處、貨倉和員工宿舍，以為期十七個月的租約低價招租（每方呎在2.5元至2.75元之間），吸引本地建築師、藝術家、廣告公司、設計師租用，頓成為藝術村。油街藝術村樓面約十二萬方呎，空地面積十六萬方呎，超過一百位藝術家進駐，七百多位藝術家在此參與活動。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油街成為中港台第一個藝術村。告別時，藝術家自發舉辦了二十四小時通宵藝術節。

藝術村要成功，必須地點方便、管理寬容及租金低廉。早年，有「皇家倉」之稱的物料供應處位處臨海偏僻之地，四周是車房、工業大廈、貨倉、渡輪碼頭。地下鐵路港島線在1985年通車，炮台山站啟用，油街的位置變得四通八達。改為藝術村

後，在此舉行的講座、表演、展覽吸引大量觀眾。因是政府貨倉，建築經久耐用（build to last），樓底特高，樓梯柚木扶手與官署的實木枱檯，樸素厚重，正是現代藝術的良好對話環境。保安員是老公務員，處事寬容，與藝術家有默契，相安無事。有一晚，我與六七位藝術家朋友夜探油街，走上天台看海景，尋找鮑藹倫在油街拍攝紀錄片《循環影院》的角度，在無欄杆的天台上仰望維港夜空，談藝術論抱負。凌晨由天台爬回地面，乍見水渠邊有蟹仔探頭而出。水退時分，藝術綠洲為小生物提供覓食和棲息之所。從油街正門離開之際，保安員只瞄我們一眼，沒有查問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換了是今日的牛棚藝術村或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，保安員可能落網放狗，打定九九九。

政府佔領油街

扼殺於萌芽狀態

當年人人信心滿懷，以為油街藝術村保得住，可惜政府手起刀落，租期屆滿便關閉，長年丟空。政府最怕民間自發的藝術村，即使是官方設立的藝術村，見藝術家聚集成群，創意洋溢，有如見熊出沒，一定要樹立鐵欄，用條例管制，將「意外」減至最低。

因此，政府任由牛棚藝術村半生不死、藝術工廈計劃未生先死，「油街實現」一推出，政府便收歸國有，自行佔領，將藝術村扼殺在萌芽狀態。

政府解散油街藝術村，徙置藝術家，先搬到待拆的啟德機場和前長沙灣屠場，這兩處「中轉屋」堪稱文化沙漠，遠離人煙，風吹雨打太陽曬。因是中轉式安排，設備簡陋，有部分油街的藝術家自行搬到工廈，餘下的等待土瓜灣牛隻檢疫站修葺完成，遷入今日的牛棚藝術村。此處是法定古蹟，管理嚴苛，租戶不能損壞場內一磚一瓦，不准在公共空間攝影，訪客出入登記身份證。

由2000年開始，政府口說民間主導，卻是實施管理主義，藝術村由油街的低度管理，到牛棚的自治管理，再到現今的外判管理，例如石硤尾賽馬會藝術村與中環「原創坊」，先後委託浸大和理大管理，自負盈虧。現在政府親自落場，佔領油街，卻遷徙本地藝術家到屠房和陋巷，任由他們在沙漠中呼救無門。

■油街實現了保安員無處不在。



■建立於1931年的萬國藝術專科學校原址（太子道西一百七十九號）。